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赵 杰 王金屏 主编

璀璨的星辰



前 言

为了填补辽宁文史资料的空白，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基础建设，并达到用形象生动的史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共同编辑了此书。

选题的动议刚一产生，立即得到多方的关注。省作协党组书记陈巨昌调动工作上任的第9天，便应邀与作协副主席刘兆林参加了选题的座谈。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王充闾欣然为封面题字。著名作家单复、鲁野、康启昌、徐光荣等在座谈中也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作协创联部主任邱长发也多次询问进展情况。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约稿信发出后，稿件如期而至，足见选题的得人心处。

收入书中的自传，以叙述作家的经历、思想进程、文学活动，以及代表作产生的经过，及其社会影响为主。

成书以后从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初始确定的目的已基本达到。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本书编辑期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入选的老作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那一场被迫发出吼声的战争，或曾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或投笔从戎，请缨杀敌，致命疆场，浴血奋战，或横槊赋诗，宣传群众，或深受侵略者铁蹄践踏……他们50年前的亲历、亲见、亲闻，历尽日本侵略者罪恶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所思所想，皆报仇雪耻和中华民族的雄风重振。他们曾仇恨满腔，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敌忾同仇，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和磨炼，是作家，也是战士。他们回顾往昔，在文稿中如实记

录着如何走向革命和走向文学，于平心静气的叙述中验证着生动而形象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如此，便更加重了本书的现实的凝重感和历史的意义。

本书的入选对象，我们在征稿信函中有明确界定：“以辽宁地区 60 岁以上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为主，兼及辽宁籍或在辽宁生活和工作过，并有一定影响的外地作家（含已谢世的著名作家）。”此外，又纳入了省政协委员中和在东北文学史上有较大贡献的老作家。总计人数应有 80 位左右。因有些老作家或已故著名作家亲属一时联系不上，征稿信函多次退回，故有十余位老作家至发稿日期尚缺如。对此，我们不胜遗憾。

在编稿过程中，我们坚持尊重原稿原则，一般情况下对具体事实和事件不做任何更动，不抑扬作品评价，不增益或删除主要内容；只在查有实据的情况下对错误处给予订正，因文字过长而进行不伤筋骨地删节。如有不当，还祈谅解。

篇目排列以年龄为序，同龄而不详月日者，则以姓氏笔划为序。

编 者

目 录

前言

璀璨的星光

——辽宁老作家群综述	徐光荣 (1)
我的文学生涯简述	萧 军 (9)
罗烽与白朗	玉 良 (38)
旌旗开处大纛舞	白长青 (50)
谢挺宇和“谢挺宇现象”	王金屏 (68)
心平留得寸魂香	罗 丹 (75)
记师田手	吴琴芳 (82)
桑榆之年话沧桑	金肇野 (86)
自传	端木蕻良 (92)
舒群传略	董兴泉 (101)
坚实的脚步	张巧莎 (110)
关于我的过去和现在	林 火 (117)
梁山丁从文的六十年	陈 欣 (124)
生活如此多彩	雷 加 (131)
蔡天心小传	江 帆 (135)
我的自传	江 帆 (141)
酸楚的回顾	鲁 坎 (147)
夕阳最是好看色	马 寻 (154)
青春热血的颂歌	白长青 (161)
风雨四十春	单 复 (168)
生活——作家的母亲	思 基 (179)
古稀忆追寻	刘黑枷 (185)

李克异小传	陈 隄 (192)
剧作家慕柯夫	艾 里 (196)
求索人间真善美	孙 芋 (202)
坚实的脚步	崔 璇 (210)
跋涉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吴梦起 (218)
半篇残缺的自传	闻 功 (225)
奋起,找回我的出路	陈 珂 (233)
凌乱的脚步	于 雷 (240)
我是一个业余作者	厉 风 (248)
刘燧同志生平简介	沈子兴 (255)
我攀登文坛的道路	韶 华 (258)
我的文学生涯及追求	鲁 野 (265)
愿文学把我忘却	于 铁 (272)
“做嫁衣”者的自白	范 程 (280)
创作生平	崔德志 (287)
我心中有颗北斗星	杨大群 (293)
说己当不夸不隐	路 地 (302)
自叙传略	彭定安 (308)
回顾我的创作历程	李云德 (316)
我从浑河源头走来	杨 麦 (323)
曲折的创作生涯	李惠文 (331)
李君哲小传	萧 村 (338)
说起阿红这人	炳 麟 (342)
学者型作家——鲍昌	亚 方 (349)
我的创作生涯	刘文玉 (356)
文坛一梦	胡清和 (362)
难忘的记忆	胡景芳 (371)
多梦的人生	王正寅 (377)

走近高玉宝	梁红岩 (385)
我的人生焦点	陈广生 (391)
喜悲兼半的回忆	赵乐璞 (400)
花甲回首路坎坷	吴文洋 (407)
不断超越自我	康启昌 (413)
为人作嫁 无悔无怨	叶 欣 (421)
峥嵘岁月多峥嵘	张希征 (429)
一位永远年轻的歌手	谭家健 (435)
历尽沧桑写春秋	李宏林 (439)
往事	张毓茂 (445)
“文章憎命”及其他	王金屏 (452)

璀璨的星光

——辽宁老作家群综述

徐光荣

在浩瀚无垠的文学艺术星空里，辽宁老作家们像北斗星辰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在卷帙浩繁的中华文学史册上，辽宁老作家的作品写下了极其光彩的一页。

辽宁地处关东沃土之上，汉、满、蒙古、锡伯、朝鲜等各族人民聚居于此，在漫长的岁月里，在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辽宁文化艺术。辽宁的文学以反映关东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斗争，在形式、艺术色彩等方面的浓重、突出的地方风格而令人瞩目。有人说，辽宁文学有东部群山般的雄壮伟岸，有松辽平原般宽广悠远，它粗犷，雄劲，悲凉，慷慨，虽无抑扬顿挫的韵味，然而具有刚强挺进的气势。辽宁的老作家群就是带着这样的历史因素，出现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之上的。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辽宁老作家行列里，汇聚了两支劲旅：一支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开始创作并活跃在革命文艺前列的宿将；一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养下走上文学道路并显示实力的雄兵。

早在2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推动下，辽宁籍作家萧军、马加、罗烽、白朗、金剑啸等就陆续走上革命文艺道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先后流亡关内，与更多东

北籍作家一起，以自己的创作紧密配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形成东北作家群，以影响更广泛的作品，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东北作家群中，萧军、罗烽、白朗、端木蕻良、马加、金肇野、雷加、蔡天心、李满红等都是辽宁人，他们的作品以萧军受到鲁迅先生称誉的《八月的乡村》为代表，继之有罗烽的《第七个坑》、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端木蕻良的《鹭鹭湖的忧郁》、白朗的《伊瓦鲁河畔》、蔡天心的《东北之谷》等著名短篇以及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马加的《寒夜火种》等中长篇问世。他们的作品表现东北人民的苦难与奋争，对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抗日战争的发展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日伪统治下的进步文学是在沦陷区的险恶环境中曲折地发展的，沈阳籍作家袁犀（李克异）出版小说集《泥沼》，在青年中颇有影响，但很快被日伪查禁，他被通缉后流亡关内。主张“乡土文学”的山丁等，埋头苦干地写出长篇小说《绿色的谷》等许多作品。

从1945年“九·三”胜利到1949年“十·一”新中国诞生，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和历史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东北人民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同时，也注重文化战线的斗争。从陕甘宁和延安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来到东北，原辽宁籍作家罗烽、白朗、马加、萧军、雷加、蔡天心等先后返回，舒群、草明、安波、方冰、师田手、井岩盾、江帆、罗丹、申蔚、谢挺宇、胡零、胥树人等也先后来到辽宁。他们直接参与解放战争，参加土改，创办《东北文艺》、《文学战线》、《白山》、《鸭绿江》等文艺期刊，开办《东北日报》副刊，积极贯彻党的文艺路线，肃清日伪法西斯文化和汉奸文学的影响，使新文学恢复振兴。马加完成了反映东北地区土改的成功之作《江山村十日》，草明出版了第一部反映解放区工业战线生活的《原动力》，方冰写出新诗《给老王》、《不屈者》，讴歌解放区人民前进的雄姿。一批作家出

版了小说集：罗烽的《故乡集》，师田手的《燃烧》，井岩盾的《瞎月工伸冤记》，罗丹的《南沙壶之夜》，舒群的《崔毅》，雷加的《水塔》，崔璇的《井》，江帆的《欢天喜地》，韶华的《荣誉》等。

一大批革命青年在战火硝烟中投身革命文化行列，开始了文学创作，陈森、陈玑、刘燧、崔德志等开始小说创作，刘文玉、陈旗等则以他们的新诗步入文学之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文学很快出现一个繁荣时期。作家们纷纷深入恢复建设时期的火热斗争生活或奔赴抗美援朝前线，雷加、草明、白朗、萧军、舒群、罗丹、谢挺宇、陈森等先后到工厂、矿山。蔡天心、崔璇、江帆等到农村基层，马加、韶华、李克异等来到朝鲜战争前沿，现实斗争生活激发起他们喷进的创作热情，使辽宁在建国初涌现出一批引起全国瞩目的文学作品。白朗深入大连工厂完成的长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以工人邵玉梅爱护工厂，几次负伤致残为线索，生动表现了英雄人物的美好心灵，成为建国初最畅销小说之一，出版后几年间重印17次，并译成英、俄、日等外文。草明随解放大军进入沈阳到了机车车辆工厂工作，很快完成重在表现“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长篇小说《火车头》，雷加出任安东造纸厂厂长，使工厂迅速恢复生产，被东北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同时又捧出反映工业恢复建设题材的优秀长篇三部曲《潜力》——《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冈林》，而萧军写出《五月的矿山》，舒群完成《这一代人》，江帆出版了《女厂长》，谢挺宇出版了《验收员》，孙森出版了《炼钢工人》。

反映革命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作品同样佳篇叠出。马加充满草原气息的中篇《开不败的花朵》是建国初优秀文学成果之一，先后译成英、德、日、蒙等国文字出版。随后，他又完成了反映援朝战争题材新作《在祖国的东方》。韶华从朝鲜战争前沿

归来不久即出版了长篇《燃烧的土地》，李克异、姚锦也出版了《战斗》。郭墟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获全国儿童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杨司令的少先队》。罗丹的《飞狐口》，崔璇的《通路》，蔡天心的《苇青河上》，申蔚的《雨后彩虹》等也从不同角度紧扣现实和历史前进的脚步。诗歌方面，则有井岩盾的《摘星集》，方冰的《战斗的乡村》。话剧方面，胡零等写出《前进再前进》，慕柯夫继《堤》之后，写了《双婚记》。而孙芋的独幕剧《妇女代表》，崔德志的《刘莲英》，位居全国独幕剧之首，演遍全国。

这个时期，专业作家不仅创作收获丰富，而且通过办好《东北文学》等刊物，举办文学讲习班等形式，发现与帮助一批青年作者从生活深处涌现出来。杨大群、李云德、高玉宝、吴梦起、朱赞平、胡景芳、徐光夫、高深等从这一时期开始了创作生涯。高玉宝完成二十万字的自传体长篇《高玉宝》在12个国家用15种文字出版，杨大群的儿童中篇《小矿工》也引起全国瞩目。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尽管政治生活不太正常，辽宁文学也在动荡不安中发展。一些老作家坚持深入生活，不断写出新作，中青年作家也成长起来，显示出才华。草明写出反映鞍钢沸腾生产斗争的长篇力作《乘风破浪》，罗丹出版了被茅盾誉为“气宇轩昂、文气浩荡”的长篇小说《风雨的黎明》，韶华写出反映水利建设的中篇《浪涛滚滚》受到全国好评并得茅盾详细批阅，马加写出了标志自己创作新水平的《红色的果实》。安波的《雷锋颂》，方冰的《飞》都是有影响的诗作。思基的《过渡集》则是代表辽宁文艺批评水平的理论著作。紧随老作家之后，杨大群出版了有浓郁关东特色的《西辽河传》，李云德出版《沸腾的群山》，吴梦起出版了儿童长篇《青春似火》，陈珣出版了中篇《出路》，范程等出版了中篇《佟世清》等，都受到读者广泛关注。徐光夫反映钢铁工人的短篇集《炉火正红》，李惠文反映农村变革的《三人下棋》，胡景芳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引起不小的反响。陈广生的长篇

报告文学《雷锋的故事》发表后，迅即在全国传开，推动了全国学习雷锋活动的发展。朱赞平、晓凡等的报告文学《红心壮志》发表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撰文称赞其讴歌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赵郁秀、赵乐璞、李宏林等的报告文学也开始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在诗歌创作中，农民诗人霍满生在诗人阿红帮助下完成的长诗《铁牛传》受到全国瞩目。刘文玉富于乡土韵味的《乡土的赞歌》，晓凡的《车间风雷》等，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这一阶段，辽宁作家群的创作，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迅捷地反映现实生活，浓烈的生活气息和关东地域特色，在中国当代文学园地中占有极为绚烂的位置。

在十年浩劫中备受摧残的辽宁文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光照下，重沐春风而再度复苏，并跨进一个崭新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中，辽宁老作家不但创作十分活跃，而且在办刊，组织文学活动，推动文学出版工作等文学发展事业方面推波助澜，促进辽宁文学出现一个老、中、青作家携手共进，优秀作品层出的兴旺局面。

在小说创作中，马加虽届高龄仍以旺盛精力写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血映关山》，填补了当代文学反映“九·一八”时代的空白，深刻地再现了历史生活，透视了民族文化，在对人生的清醒回顾中展现了老作家新的艺术追求。韶华继长篇《沧海横流》与一系列针砭现实的中短篇小说后，完成了50多万字的长篇《过渡年代》，对建国后历史进行反思。思基在发表《雨过天晴》、《风卷残云》等中短篇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昨夜风雨》，罗丹出版了《严峻的岁月》。杨大群新时期创作欲望喷迸而出，不但出版了反映东北人民斗争生活的十卷《关东演义》，还出版了《鸭绿江传》、《人·狗·狼》、《黑泪》、《白血》、《蓝骨》五部长篇和长达二百余万字的《战争与命运》。他的小说充溢大辽河风情，多侧面展示半个世纪关东历史，形成了浓郁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陈

玛 7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以传奇笔法写了富于传奇色彩的抗日斗争，是新时期中国拥有最广泛读者的小说之一，广播与电视的进一步加工，更使其家喻户晓。颜廷瑞的长篇巨作《庄妃》（《血泪清宁宫》、《大战宁远城》、《悲欢紫禁城》）展开了北国的清代历史画卷，人物鲜明生动，语言凝炼且富于诗的韵味，在全国大众小说评奖中名列榜首，是我国新时期历史小说杰作之一。而一批辽宁籍的老作家，虽已定居北京等，仍以其杰作为辽宁作家群增光添色，如端木蕻良的长篇《曹雪芹》，李克异的《历史的回声》，雷加的《边城和人》等。

在新时期，陈森发表了《庄重先生列传》赢得了读者，可惜早逝。李惠文的小说创作走向成熟期，发表优秀短篇《巴掌队长》等之后，出版了《金銮梦》等多部长篇。唐耀华出版了反映解放战争时期解放长春战役的历史长篇《梦断春城》，胡清和出版了反映军旅生涯的《军魂曲》，杨麦出版了长篇《月是故乡明》，吴梦起的长篇童话多次获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奖，邵默夏也以短篇《飞上蓝天》再度展示文学老兵的活力。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胡景芳，这一时期虽身染重病，却以坚韧毅力战胜疾患，写出儿童长篇《精奇里江畔》、中篇小说《死里逃生》、短篇集《苦牛》等，多次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并以顽强创作的可贵精神，被授予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辽宁的诗人们在新时期收获更加丰厚。方冰的《大海的心》，阿红的《淮河，我心中的河》、《风骚人生》、《柔姿纱下》，厉风的《露珠与星星》，路地的《绿纱窗》、《淡淡的紫雾》，刘文玉的《送你一支歌》、《绿色的情丝》，晓凡的《灿烂的青春》、《美的诱惑》，易仁寰的《风雨兼程》等，韵味更加浓醇，思想更加深沉。40 年代离开辽宁的老诗人徐放重获创作自由回辽宁出版了《情与爱之歌》，50 年代含泪告别辽宁的高深，重返关东，又以《大漠之恋》、《苦果》等诗集饮誉诗坛。

几十年来与散文相依相伴的单复，先后出版了散文集《玫瑰香》、《多棱集》、《单复散文选》，他为友人、文学新人作品集作序，倾注心血，其推荐作品，推出新人的劳绩广为文苑称颂。刘黑枷则献给读者散文集《雁来红》、《风狂雨暴时节》，赵郁秀结集出版了多以女性为题材的散文集《为了明天》。两位饱经半世坎坷结为伉俪的鲁野、康启昌心向散文，合出了《心心集》、《耐冬·黄叶》。王充闾虽担任领导工作，却酷爱散文，凭借扎实的古诗文功底，飞动的情思，使其《柳荫絮语》、《清风白水》出版后，深受散文界好评。而晓凡访日归来写的《裸体的日本》则是拥有大量读者的游记。

1979年，辽宁作家最早推出了一批讴歌敢于同“四人帮”针锋相对斗争的张志新烈士的报告文学。6月，赵郁秀在《中国妇女》、《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随后，胡景芳，晓凡、赵郁秀合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强者》，都引起了较强烈反响。80年代，李宏林以《走向新岸》引起报告文学与电视艺术界关注，其后，《追捕二王纪实》、《八十年代离婚案》、《人鬼之战》等力作，都以敏锐观察现实，大胆揭示社会问题，产生广泛影响。

剧作家崔德志的多幕剧《报春花》，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即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作品以批判极左路线，深刻反映现实斗争而受到高度评价，演遍全国。

一批文艺理论家、作家在新时期推出理论批评硕果。彭定安具有开拓新学科意义的《创作心理学》与八本鲁迅研究专著，阿红的《漫谈诗的技巧》等十本诗歌理论专著，受到海内外重视。王向峰的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跨上新高度，先后出版了《文学的艺术原理》、《艺术美学新论》、《艺术的审美特性》等美学专著，思基、冉欲达、李树谦、陈言等都在文艺理论与文学评论方面有新的贡献。而张毓茂的《东北新文学初探》、《萧军传》、《萧红作品

欣赏》，山丁等编《萧军纪念集》等则从文学史家的角度，把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做了新的推动。

不仅创作与研究欣欣向荣，辽宁的文学事业有老作家们的辛勤耕耘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鸭绿江》为代表的一批文学专门刊物，在新时期发表了许多具有全国影响的新作，发现一批文学新秀，范程、阿红、陈言、肖贲、刘燧、崔琪等一批老编辑获得了全国作协颁发的荣誉证书。于铁任院长的辽宁文学院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活跃在当代文坛，阿红等创办的“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系全国首家，十几年中学员逾30万人，其中不少成为文学创作骨干，桃李满天下的情况，在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受到肯定与表扬。

辽宁的老作家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沧桑中，为辽宁地区，为中华文学史册，为人类进步而进行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已成为足值珍贵的瑰宝，他们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思想境界率先垂范，成为后继者仰攀的榜样。我想，这些文学艺术星空里光亮的北斗，必将以永恒的光芒长久地拂照后人。

我的文学生涯简述

萧 军

偶然的机会

我走上文学生涯这条路，而且断断续续走了近于 50 年，几乎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机会。即使在正式从事文学生涯这条路上的过程中，有几次我还曾去做过正骨医生、武术教师以及其他行业。其实上当时已经决定不想再走这条“大野多钩棘”的路了。今年我已经 71 岁，此后有生的余年是否还会继续走这条路呢？在我的主观上已经是不愿再走下去了，很自愿做一名退役的老兵，自己高兴干些什么就干些什么吧，所谓从其所好、终其天年，于愿已足，这是我的真情实话。前面说过，我是由于种种偶然的机会走向了所谓文学生涯这条路的，当然也可偶然地离开这条路。事实上我已经离开了所谓文艺界有了若干年月了。

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是辽宁省义县所属西南方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距离义县 90 里，锦县西北 70 里，因此也称锦县人）。这是那一带一个较大的山村。村南面有一片宽阔的河滩流着一条窄窄的河水，它属于小凌河北部一条无名的支流。这是一条季节河流，平时并不宽阔，水量不大，也不深，人们是在徒涉着或在一些临时叠起的石块桥上过来过去的。但当每年雨季来时，它涨流起来，就能够把近乎一里多路宽阔的河滩充满起来，而且也还要波浪滚滚喧腾一时的。

河滩南面，由东方向西方是一带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连绵不断的山岭，它属于医巫闾山的支脉松岭山脉。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很不整齐。这些山岭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树木，仅仅生长着一些荆条、苦叶……之类的灌木丛，村人们就割它们来作烧柴。

正朝着我们村子的对面，却突出地耸立起一座特大、特高的山峰。它重重叠叠地耸立起来的样子，竟像由若干小金字塔集攒而成的大金字塔，既和谐又匀称地稳稳地跌坐在远远近近的众山丛中。从山腰的上部有一条宽宽的深沟近乎直线地引向河滩的南岸边。这条沟泻流着一道细细的山泉。只有在这山泉溪流经过的两边生长着一些稀稀的不成材的弯弯扭扭的树木。这山沟正对着我们全村东西方向的中点部位，我们的家门，也就是正对着这座山头 and 这条山沟的正对方。由于我所写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和中篇小说《骡夫》等的背景，基本上就是采取了这一带山村的，因此顺带把这里的山、水、村庄说一说，画下一幅约略的轮廓来。

我的家庭

1907年（古历丁未）5月23日，我就出生在下碾盘沟这个山村里。

我家本姓刘，是这村中较大的一族（全村那时据说有约二三百户人家，我们族人可占1/5）。祖父刘荣，以弹棉花、租种菜园，冬天用驴子从煤窑上驮煤到村中来贩卖……为生。父亲刘清廉是个细木工人，后来自己开过小木工作坊，小商号，做过镶嵌房屋门窗玻璃的工人，也当过骑兵。1931年“九·一八”日本入侵东北后，父亲和叔父们一道，在家乡一带也当过短期抗日义勇军……

我的祖父、祖母共有9个儿女——5个女儿，4个儿子——父亲是儿子中的老大，和姑母们排行是第四名。

母亲姓顾（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是距义县城东约12里

路名为董家屯的人。据说，她的祖父外号“顾庆老爷”曾当过清王朝的中级武官（四门提督，城守尉之类）；父亲做过小文官，她出嫁到我家以前，祖父和父亲早已经死了，家也穷了，家宅也卖了，只剩下一处立有石碑，栽有松树……代表着曾经阔气过的大坟园。我9岁或8岁时曾和祖父路过她家一次，恍惚在记忆中还留有那宅院和坟园的模糊印象。那时候我只余有一个串村庄做货郎的舅父了（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出生6个月多一些，母亲因被父亲一次毒打以后，就服毒自杀了！因此我对她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

母亲自杀的情况，是我稍稍长大起来，由别的人口中东一句、西一句和我说的。因此我对于父亲就种下了一种深深的“仇恨”！幼年时别人问到我：

“你长大干什么？”

“给妈妈报仇！”我就这样直截地回答给问话的人。这话被父亲知道了，他就向别人慨叹地说：

“唉！这不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将来的敌人、冤家啊！”

父亲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恶人，也不是一个坏人，他很热情，讲义气，心胸柔软，心地善良……只是天生性情刚烈、暴躁，口快心直，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冲动；加上受了社会传统的封建思想毒素很深，“夫权”，“父权”的观念是顽固的，因此才造成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一悲剧；我们父子之间的不必要的隔膜！

父亲是否喜欢我呢？我不知道，由于他对于我的态度总是矜持的，严峻的、“不假辞色”的；因此我对于他也就采取了冷淡的，疏远的，甚至是憎恶的，尽可能不愿见到他的态度。他对于我每一次的责打是相当残酷的，超乎我那样年龄应该和能够忍受的程度！

我的教育

按照一般教育历程的意义来说，我不独没受过高等教育，连